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五

後漢

孝桓皇帝

〔庚子〕延熹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

鄉里幼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基茲字基字憲公

並爲良吏聞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

茲于郾城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

界燮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業專

精經學積十餘年梁冀既誅大赦天下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追行喪

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杜絕

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

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燮後爲議郎擢河南尹卒於位

單超卒劉友益書法超宜者書卒病漢也故削其官賜超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

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

唐兩墮

韋懷注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

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

集覽辜罪較與權通事也言已自辜之他人取者輒罪也

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

焉

左傳兄為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衛兄炫為京兆尹收校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放出趙岐字邵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

瘡後避難故改名字孫嵩字資石北海安邱人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

先是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

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

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

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

注見前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

還

是年冬羌圍九街熲又破之允街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允音鉛

夏五月漢中山崩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時泰山賊勞丙等復叛其黨

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

字叔都南陽安衆人

討之未服規到官廣

設方略寇賊悉平

〔辛丑〕四年春二月武庫火

夏四月以劉矩

字叔方沛國蕭人

為太尉

黃瓊免矩代

初矩為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

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五月有星孛於心

六月地震岱山

山即泰

及博

後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

尤來山

即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

裂

秋七月減百官俸

貢待從人求物也

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九月以劉寵

字榮祖東萊平人

爲司空

寵嘗爲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

治被徵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郡朝事也

他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

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冬諸羌復叛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先是零吾羌與

先零諸種寇三輔至是復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

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

下獄輸作左校

後西州吏民守關爲預訟冤會羌益熲乃復以熲爲校尉羌遂陸梁寇三輔盛皇甫

元官備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宜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在勤清軍且臣親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勸明孫矣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感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皇甫

規爲中郎將監關西兵擊羌破之

明年春沈氏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關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

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食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萬餘口皆詣規降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

〔壬寅〕五年夏五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馮緄爲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時長沙零陵

漢縣今爲湖南永州府治

賊起

攻桂陽

後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

等郡遣御史中丞盛修討之不克艾縣

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昌府甯州

賊遂焚燒長沙寇益陽

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

零陵蠻亦叛至是武陵蠻寇江陵南

郡太守李肅棄城走

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逃遁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

家一人爲郡

乃以太常馮緄討之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

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尙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

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

字世叔汝南南頓人

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

進擊武陵蠻夷斬四千級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緄推功于奉薦以爲

司隸校尉而緄上書乞骸骨不許

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意奏緄將婢二人衣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尙書令黃儁議以爲無

罪明年長沙賊復起攻桂陽太守陳奉破降之緄遂坐免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持節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

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

規上疏自訟

略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中圖交構豪門競流勝顧云臣私報諸羌謝以錫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倘違何奴

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

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

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不聽遂

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

六年冬十月上校獵廣成

苑名在河南汝州西

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諫曰安

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

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

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十一月以周景

字仲翼舒人榮之孫

爲司空

劉寵免景代

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

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于是

條奏收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爲度遼將軍皇甫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

禁錮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徵爲度遼將軍到營

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

郭泰
號為賢
實者然
尚聲氣
虛名者
而爭附
欲不及
禍能乎

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
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
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
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
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
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
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
卒

穆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追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證為文忠先生蔡邕字伯喈陳留圍人

〔甲辰〕

七年春二月邴鄉

章懷注即周承休侯國承休注見前

侯黃瓊卒

忠曰

瓊卒四方名士會

葬者六七千年初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

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

穉常于家豫炙一鷄以架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冢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用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鷄置前醺酒畢留去

不見

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穉子也于是選能言者茅容

字季偉陳留人輕騎

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
以語諸人郭泰曰穉子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
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

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洛陽。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師事李膺。不仕。終。一見嗟異。

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

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我不知其他。泰

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

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

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違甯處。泰感悟曰。敬拜斯言。以爲師表。泰性

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以成名者甚衆。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

殺鷄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郭林宗猶減三牲之膳。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吾友也。勸令

從學。鉅鹿孟敏字叔達。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有分決。亦勸令游學。

遂知名。當世。陳留仇香字季智。至行純嘏。年四十爲滎亭長。勸人。生業。令子弟就學。暇恤窮寡。期年大化。民

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福禍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

奐。嘗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滎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

奐曰。楨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使香入太學。符融勸以交結。香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

其中耶。泰就房。謂之。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陳國童子魏盼。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願給灑掃。泰許而善之。自餘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獎進。並以成名。

三月。隕石于鄠。漢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夏。五月。雨雹。

秋。九月。荊州刺史度尚。度以官爲氏。尚字博平。山陽湖陵人。擊桂陽艾縣賊平之。先是。陳奉破

度以術營
難出無御
士如然無
可項羽然
較沈船寔
迫勝之頗

桂陽賊李研而餘黨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至是合艾縣賊復叛尙募
諸蠻夷進擊之破其三匝多獲珍寶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乃宣言
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
喜皆出尙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營莫不涕泣尙人人慰勞深自咎
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
感憤踊尙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
士乘銳遂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

十二月還宮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

駕從事胡騰

桂陽人

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

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

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爲郎位

太微宮五帝座後聚二十五星是爲郎位

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乃止

〔乙〕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

本楚邑漢置縣唐曰真源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

祠老子

康

地記苦縣有賴祠老子所生地也賴一作廩

丙申晦日食

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貶具瑗爲都鄉侯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

暴貪婪累賊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于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官

官本任給使省闕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究惡自取禍

滅覽知豐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尙

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

依據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

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尙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

隸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賊罪瑗

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輸作左校宛陵宛當作苑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羊元羣罷

北海郡賊汚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

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

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猶強也天下良田美

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

秉爲人清白寡欲嘗言我有

女宄食傷生州郡賄賂公行民愁鬱結去入賊黨貧民或賈首級以要

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成役久財賞不贍忿

緣吏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

尙時徵還京師詔

1

段頰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

明年春正月當煎諸種復
反類又大破之西羌遂定

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

臣不如議郎王暢。暢先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張歆諫曰懇懇用利

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李膺。上不許。

陳卓然守
危城至
可觀爲
大木爲
羽矛爲
乃傳會
唐語弓
石礮比
稱五石
步專以
利爲用
取龍然
大即不
引以發
何士用
真不士
甚者思

九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爲后時竇武

字游平扶風平

陵人融之玄孫

有女亦爲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

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爲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

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有誠辭懇

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等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

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

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卽殺之

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

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廢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

字文詡弘農華陰人

爲尙書令

寬由東海相徵拜尙書令未幾出爲南陽太

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

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午丙〕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

策曰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夏四月河水清濟陰東郡濟北平原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

以文廚

毛布也織毛爲之

爲壇飾滄金鈿器

以金飾器之口也

設華

蓋之坐用郊天樂

殺南陽太守成瑨

字功平弘農人

太原太守劉瓚

字文理高唐人

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

字周甫潁川陽城人

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

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爲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伯武植之字仲進福之字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

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

見前

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

暄

字公孝南陽棘人

爲功曹皆使之褒善糾違悉心聽政

二郡又爲諺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盡諾南陽太守岑公

李弘農成瑨但坐噓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

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彪嘗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

子者以百數曰此賈父禮學中語曰天下機權李元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宛有

富賈張汎帝美人之外親善離鐵玩好以遺中官因得顯位恃勢縱橫啗勸璿收捕既而遇赦璿竟誅

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

之于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璿瓚帝大怒徵下獄有

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為督郵郡官監屬縣侯覽家

在防東後漢縣故城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

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

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于是宦

官訴冤帝又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字叔盛共諫請

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

不理心腹之患臣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劉瓚成

璿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

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于上地洽于

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輒以詔譴襄楷襄氏魯莊公子襄仲之後以諫為氏楷字公矩平原臨陰人

上疏曰劉瓚成瑨志除奸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

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

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

黃老浮屠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聲相近轉為二言以華言釋之則曰淨覺之祠黃老清虛好生惡殺省慾去

奢浮屠不三宿桑下陳濟正誤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也不欲久生恩愛今

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

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時帝篤好浮屠術由是其法浸盛故楷及之

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瑨瓚竟死獄中岑暉逃竄獲免暉之亡也親友競匿

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登自遺其告吾何容隱之乎後暉終于江夏山中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

教子殺人李膺為司隸收捕逢宥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

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于是

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

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

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

僕杜密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獨守令多所陳請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知善

薦善糾惡
在朝官為
舉職若縉
紳居鄉定

當以劉勝為正。否則勝者武斷。小者武斷。其害尚可。言哉。寒蟬之謂。疑不於倫。其時清流惡習。害人至此。無怪黨不之禍。至死悟也。

不為聞惡無言。陰情惜已。自同寒蟬。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士而密刺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豈乃服。及陳寔范滂之徒。二

百餘人。或遁逃不獲。皆懸金購募。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范滂至。獄吏白。祭舉滂。滂曰。舉滂。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于是諸人皆不祭。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黨時

獄所染。皆天下名賢。臺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時徵張奐為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

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乃復拜奐

為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

至。皆降。惟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

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鈔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西至遼東。接夫餘。歲詔為東部。從

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京師及上黨

壬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

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譚。字叔智。魏郡人。等使訟

之。武上疏曰。近者奸民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連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陛下稷卨

契與

通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謂即見理

時也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謂亦表請。帝意稍解。使

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甫曰。卿等更

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

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

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滂候譖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于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還還。初詔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無所上。詔書追切州郡。弼答錄吏。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

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慚。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綬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實武所薦。會稽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

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曰。此中有

黃龍。語遂流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

時政化衰缺。郡

國多言瑞應。是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皆黃龍類也。